

用一生体会戏曲之美

郭汉城

我为什么会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?有个人原因,也有时代原因。我从小就爱看戏。绍兴大班乱弹戏、越剧前身“的笃班”“小歌班”、婺剧,都是我在老乡亲们影响下喜欢的。抗日战争爆发,我离开故乡萧山,从湖南转到陕北公学栉风沐雨,集中精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。1949年,我较多地接触到戏曲改革工作,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召开,两个月的演出中,我集中观摩了很多剧种的优秀作品,后来又到处看戏。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:中国有这么多戏曲、这么好的戏曲文化,我要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。

后来重新选择工作时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到中国戏曲研究院,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工作。中国戏曲研究院于1951年4月3日刚成立,就承担起新中国的戏曲改革工作。通过演员讲习班、剧本讨论会、剧团调

查等,推进戏曲“改人、改戏、改制”。我在观看戏曲、了解剧团、接触演员的过程中,慢慢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。

张庚同志是我们的老师,也是我们的领导。他一开始就明确理论研究要为戏曲改革服务。尤其在戏曲改革初期,大家的认识不太统一。这么改戏行不行?怎么改才对?戏曲理论研究要帮助大家厘清这些疑问。通过实践,我们逐渐意识到,研究工作不仅是看几部戏、开几个会。要进一步发挥理论对实际的推动作用,就必须有“戏曲史”“戏曲论”。写出一部戏曲史,让人们理解戏曲历史和当前的关系;写出一部戏曲理论,从规律上总结戏曲创作、戏曲表演问题。比如研究戏曲的“三性”,综合性、写意性、程式性,就是引导人们把握戏曲艺术本质。此外,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培养人才,在史论研究、戏曲创作中,培养有专门知识和系统知识的后续人才。

按照这个思路,我们一起完成了

《中国戏曲通史》和《中国戏曲通论》。目的是保护、发扬我们的戏曲文化,把过去的经验好好地总结起来,把好的戏曲政策继续推进下去。如果总结我们的研究经验,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指导戏曲改革;理论与实践相联系,用理论推动实践,在实践中检验理论、发展理论。后来我主持出版《前海戏曲研究丛刊》,也是力求推进戏曲理论体系建设。

几十年来,我国的戏曲创作一直贯彻“三并举”政策,即传统戏、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并举。我认为现代戏最有发展空间,取得的成绩最大。现代戏创作,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民族形式、与艺术传统的矛盾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已经拥有一套适合现代题材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。要辩证看待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,这样戏曲的“三性”就能够在现代戏中得到实现和突破。

中国戏曲,老百姓即使一个字都不识也能看懂。为什么?因为戏曲有

高度的人民性,有高度的民族性和独特性。坚信人民性,与我在抗战中的经历有关。1939年我从延安来到河北平山,从事抗战教育工作。在穿山行水时,经历了饥饿、劳累、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。正是依靠当地村民的帮助,部队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,最终突破重围,走出了无人区。没有人民的组织、没有人民的力量,是没办法成功的。重视人民、相信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,绝对不能脱离人民,这都是来自我的实际生活经验。

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四个自信”,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,使我对戏曲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彻底贯通了。中国戏曲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,它不只是艺术问题,还关系国家文化前途、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我今年104岁,正式从事戏曲工作已经60多年。感谢新时代,让我对戏曲的未来、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。

拾荒人

李寒冰

几个月前,我被派到城东花园小区协助开展新冠肺炎防控工作,负责查验进出人员身份、测温、对愿意下楼人员进行劝阻等。

那天,轮我值夜班。午夜时分,阴暗的天空飘着零星雪花,虽不大,但让人感觉非常阴冷潮湿。除了风吹树叶的哗哗声,整个小区阒无一人,空荡而落寞。

当走到小区拐角处垃圾房附近时,我突然看到有个人影在里边晃动。这个时候怎么还有人到处瞎跑呢?

“干什么的,咋这个时候还出来?”里边人并没有睬我,仍不停地往垃圾堆里扒拉。等我冲到跟前时,她才惊讶地直起腰来。

这是一位看上去约莫有六七十岁的阿姨,个子瘦小,形容枯槁,穿着已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厚军衣。

“阿姨,深更半夜跑到这儿干什么,你不知道现在不准出来吗?”我很生气地冲她嚷。

“知道知道,就是怕影响别人,我这会儿才来,……多少能有点收入吧。”老人家一边陪着笑脸,一边紧紧地攥着身边的蛇皮袋,里边塞满纸箱、报纸和塑料瓶等。

我向老人家宣讲了当前疫情防控新要求,叮嘱她千万不能再出来。老人连连答应:“好事好事,这是好事呀。你放心,下次我一定等疫情没了再出来。”

巡查结束,回到传达室,我跟门卫老王提起刚才事情。没想到老王竟一脸鄙夷,不屑地说:“又是这个老婆子,保洁都烦透了。死抠。她到别处拾到去拾荒,还三六九在小区拾,垃圾弄撒不说,也抢了人家好处。”

原来,拾荒阿姨姓吴,老伴已去世十几年,一人住在小区车库。

从那以后,除了偶尔看到她外出采购东西外,我再也没见吴姨出来拾荒。

我惊讶地发现,她和我印象中拾荒人很不一样,身上衣服虽洗得泛白,但始终干干净净、穿戴齐整;待人接物,也有条有理、不卑不亢。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?

随着时间推移,我逐渐对吴姨有了更深了解:她实际年龄并不大,还不到六十。爱人原是村支部书记,十几年前因得重病而离世,留下孤女寡母两人。

……疫情越来越严峻,对居民要求也更严格,每周每家除了有一人可以外出两次采购生活用品外,其他人都必须待在家里。又是一个风雪夜!

蚊子和苍蝇

牟丕志

蚊子和苍蝇同时钻进了人的蚊帐里。

人正在熟睡,蚊子很高兴,于是就将长长的尖嘴插入人的肉内里,狠狠地吸着血。不一会儿就把肚子喝得鼓鼓的。它喝饱了人血之后,高兴地哼起了小曲,嗡嗡,嗡嗡。苍蝇在人的蚊帐里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,就对蚊子说:“咱们得赶紧出去,要不然,人醒了之后,会报复我们的。”蚊子也同意赶紧逃跑。

苍蝇又说:“根据我的经验,低处往往存在出口。那是我们逃命之路。”蚊子说:“我才不那么想呢,我连人的血都敢吸,还怕人不成。我们蚊子是高贵伟大的动物,我的目标是永远向上飞,没有低飞的习惯,我一定会在上面找到出口的。”于是,蚊子就在蚊帐上方嗡嗡地转圈飞着,没有找到出口。它索性落在蚊帐上休息了。心想,我蚊子身体这么小,蚊帐又那么大,人总会为我提供出口的。再说了,人的眼睛未必管用,不一定会看到我。我也可以不出去,等到第二天,我继续吃我的晚餐。

肆虐的北风卷着鹅毛般雪花在小区里旋舞,所有楼宇都隐身茫茫雪雾里。

好不容易把小区巡查完,到传达室已近零点。正要睡去,门外响起咚咚敲门声。

“谁呀?——等会儿!”我一边不耐烦地嘟囔着,一边起身去穿大衣。然而,当我打开门,除漫天飞舞的雪片,一个人影也没有。难道是幻觉?正要关门,忽然看见雪地上有个黑乎乎东西,是一布袋。

掂量一下,沉甸甸的,大约有三四斤重。我赶忙叫醒老王,打开袋子,竟是人民币!有百元十元甚至一角的纸币,但更多是一元的钢镚儿。这不是热心居民来匿名捐款?我和老王边挑边翻。忽然,又在袋底发现一个信封。

打开信,是一行娟秀的钢笔字:亲爱的叔叔阿姨:

我是城东花园小区吴玲的女儿,就读于南京医科大学,今年就要毕业,目前在医院实习。

衷心感谢你们对妈妈的关心。十五年前,我爸查出癌症,我们得到家乡父老和政府许多关爱。虽然最终他还是病逝,但这份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

为给爸爸治病,我们向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借了很多钱。他们从没有催讨过,但妈妈说人不能昧良心,钱一定得还。

我们把唯一住房低价出售还债,搬到车库居住。社区帮我和妈妈申请了低保,学校给我减免学费,使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
劳累和悲伤摧毁妈妈身体,但为尽快还清剩下债务,妈妈不惜拉下脸去拾荒。如今债基本还清,我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。

没想到,新冠肺炎来袭,彻底打乱我们的生活。我和妈妈相约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回报社会。于是我申请到武汉去参加抗疫,她也决定把这段日子省吃俭用出来的钱捐出去。

敬爱的叔叔阿姨,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候,我可能已经到抗疫一线。如果我真不能回来,我相信妈妈一定会理解女儿所作所为;我也相信妈妈的晚年一定能得到妥善安排。

钱不多,合计1876.5元,敬请收下。

我和老王看完信已是泪水淋漓,多么善良而坚韧的一对母女啊!——正是因为有这些千千万万朴实而坚强的人们,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,迎来胜利!

不知什么时候,风住雪停,皎洁的月光正从云缝处钻出,照得大地一处洁白!

劳动者的幸福

申宝珠

鹅黄着柳 轻轻鸭绿生波
农人的心事如青青草的簇新
田野韶华微开初蕊
明媚的阳光 搭建成村庄的模样
并涂抹油绿
涂抹宛转多情的鸟鸣

爱上它们头顶的游云
俏丽的身体与蓝天的旋律——
那些芬芳的词语 好像溪水酿的
感谢泥土的不离不弃
在所有的晨曦和黄昏
收获幸福和宁静



《希望的田野》

张连华摄

歌者歌于世

黎武静

我不大喜欢参加婚礼,说起缘由,无非是婚礼上鼓乐齐鸣,音响震天,那分贝高得从耳际直冲大脑,小心脏都随着一颤一颤的,激动得不由自主,仿佛要脱离主人控制一般和音箱共振。真怕自己一开口,连心脏都跳了出去。

话虽如此,亲朋好友,故旧新知,哪位结婚我也没落下,都忙不迭地欣然前往,那样的喜庆热闹,我也是个看热闹的人。西装革履的新郎,貌美如花的新娘,一对璧人倒影双双,无论如何都是赏心悦目,看得人恍恍惚惚的瞬间,也会品得出幸福的味道。

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起席间助唱,大家推杯换盏热闹到十分的婚礼上,会有特意请来的歌者献

唱。真好啊,那样的歌喉,那样的歌艺,在这样嘈杂的席间,让人分外不舍。第一次听的时候,我握着一双筷都忘了撮菜,目不转睛地瞧,不顾全场食客低头直奔烤鸭的艰险环境,全忘了要抢夺第一筷的聪明手快。

倏然有些落寞。很多年之前的《泰坦尼克号》,一个爱情故事里零落的片断。湛蓝的海水将要漫过所有生者的刹那,死亡逼得那么近,而那些乐者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瞬间,依然优雅地站在甲板上拉着小提琴,演奏着生命最后的乐章。华美而绚烂。忘不了那一个画面:有人说,他们都没有在听呢。一人答:平时他们也没有听啊。深邃而无奈的寂寞。

是啊,有谁在听呢?在这个喧闹的婚礼上,在这个筷与筷碰撞的筵

席上,口腹之欲唇齿生香比较重要。即使是我这般听得入神,听得落寞,听得荡气回肠,也要记得手中握一只油焖大虾,边吃边听填饱肚皮才是当务之急。比起古人焚香净手一心聆乐的庄重,不由暗怀愧疚。

仍开心可以在这样的场合听到歌唱。也许我只是个不专心的听众,混在许多更不专心的听众中间,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顿可口的盛宴。可是分明看得到那些歌者歌唱的瞬间,认真而专注的笑容。

这样的歌唱可能只是他或她工作中的那一部分,或者有人说笑容只是代表敬意。可是,如果你真的曾经认真地听过他们的歌唱,认真地聆听这些动听的声音,你一定会发现:在前奏响起的刹那,歌者的肩都在随着节

奏轻轻地晃,和着音乐的节拍,让人想到如果不是在这样的场合,也许他或她就会随着音乐跳起来。眼神里有喜悦的光芒,那是音乐世界里纯然的快乐。那样的怡然自得,那样的悠然神往,一个人的地老天荒,有没有听众,都显得不再重要。

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曾留给世人一句:“与自己作伴是最高的快乐,我们内在的听众就是我们自己。”这是不是就是歌者歌于市的情怀?

当我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感到惶惑,无端的季节会觉得空落,只要想起这些席间的歌者,想起歌者歌于市的情怀,就会充满力量,重新燃起对梦想的渴望。

不需要麦克风,我们可以一直歌唱。

庭院时光

邹娟娟

如果故乡是一片海,那么,我的小院院就是停泊快乐的扁舟。

记忆中,殷实的人家建楼房,院落的墙由砖头和水泥紧密贴合而成,白铁皮作门。从外面看,密不透风,肃穆轩昂。普通的庄户人多住瓦红墙的三间屋,庭院的围墙是砖头和石灰堆砌的。为了省料,三尺砖墙往上均是镂空的。中间搭配的大门,也是钢铁焊接的镂空门。

我家是顶普通的镂空墙庭院。幸得母亲一双巧手,在院子的里里外外裱点墨。

院墙外搭瓜架,南瓜、丝瓜、扁豆、豇豆、葡萄等通通攀上棚架,爬

上院墙。花开时节,耀眼的黄和小巧的紫,白遍相呼应。当花儿落了的时候,藤上便结出了瓜果。它们一个个挂在院墙前,和缠绕的藤叶,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。

庭院里有花,有果树。桃花、梨花、月季、蔷薇、栀子花、胭脂、凤仙、鸡冠花、菊花、腊梅,依着时令开放。花间,蜂蝶飞舞,嗡嗡有声,让朴素寂静的院落,多出几分华丽热闹。

童年的我们,喜欢在草丛瓜果间嬉戏。想摘花,就摘花;想采果,就采果。我和小妹把花插进小瓣里,跑果子成熟时,小弟每日都忙着用竹竿敲树枝。那些桃啊,梨啊,葡萄啊,纷纷蹦到地上。我们一拥而上,用衣角擦擦,就往嘴里塞。

院中还有一口井,一方石磨。水井幽深,像深陷的眼窝,洞察世事,阅尽沧桑。井水善解人意,澄澈透明。夏天,我们把食物挂在凉爽的井中,用以保鲜。父亲喜欢用井水洗澡,一瓢一瓢地洗洗。母亲把西瓜泡在井水里,晚饭后勤切了吃。冬天,井水温暖,用来洗衣做饭,再好不过。这口井,飘过游云,映过日月星辰,载满了岁月的滋味。

石磨靠着井,是父亲当年分家所得。它早已脱离了原来的行当,成为井边牢固的垫脚石。石磨中间的圆孔清晰可见,如同一位高僧,用慧眼见证着庭院的欣欣向荣。

庭院里的常客,是鸡。镂空的大门根本挡不住它们脚步。经常眼见母鸡率领一群小鸡,在墙角觅食,

或瞧见高翘尾巴的雄鸡,在院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。偶尔有一只猫,或一只狗窝在墙角,任日光流转一个下午。庭院,是它们自在悠闲的天堂。

庭院最美在月夜。天空如漆,零星点缀,皎洁的圆月缓缓升起。顿时,大地镀上了一层银。月光倾泻着,流淌着,把庭院的一切照得透亮。夜深了,石磨硬朗,花草枝叶婆娑,它们都静静地躺在盛满月光的庭院中。

庭院能经受光阴的考验。它的墙体旧了,但只要花草棚架衬着,就能显出繁华气派。每次回到庭院,我都要重新打量、触摸,就像曾经相伴的日子一样。纯净的,欢乐的,每一寸时光都不舍遗弃。